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欆集卷二十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古穰集卷二十五

明 李賢 撰

天順日録

正統十四年間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上皇復位無不歡欣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有御史自河

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謂賢與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貞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參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

俱折氷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安得即出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為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翺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攙攙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

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
柰何及見賢忸怩有悳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酒盃接
殷勤之歡或有宣召同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
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惟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
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
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
八九在朝文武之士踈者雖正以為邪其趨媚親附者

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三人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時賢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上曰吏部尚書王翶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翶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翶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況翶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

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為之柰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上曰李某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賛其説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為公計為朝廷慮也已而賢為石亨輩嫉而黜為福建叅政上召翱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而從之翱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欣悅歸向徐有貞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為衆論所推入閣與有貞同事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助有貞展盡底藴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説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狥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

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意有貞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内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每許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内閣專權欲除我輩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與賢於獄是日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

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敵復入邊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於亨亦謂有貞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内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上召有貞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為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書手得

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於無銀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賢曰先生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廹而為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於己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於己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

至京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

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上召錦衣衛指

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

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

中二人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

以為回護賢曰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

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大夫不知廉恥節義為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賂於權貴之門者薦其名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

天順初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

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不宜存内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内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宫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敵帥博囉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

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敵人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貴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賫賞賜以與之賢曰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博囉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為梗

得博囉保送使臣而回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上久而覺之且厭石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上名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上意謂賢當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名賢問其如

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不用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二年郊天後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

實頼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

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

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悦慶

賀禮成太后深慰喜之復加贈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

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㢈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

數十人皆爵禄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受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禄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令若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侯者與此不審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内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説至

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太后之高但侯為人淳謹後
不可為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太子出閣讀書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
華殿朕欲避此徃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
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
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
甚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

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校正以此寫字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三十人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其明哲如此

四月中上名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敝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

紛然變更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為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上復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為僉都御史廵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毁其房家人抵法顯

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上名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名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名賢曰吏

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決奉天門朝罷召吏部發王音除

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贓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予
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都御
史兩人中擇一人馬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平易亨
尚猶豫復會尚書王翶薦工部尚書趙榮賢以為不可
翶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賢甚不然云此議
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翶與亨謝而從之一日上召
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上以為然賢請勑廷臣共舉

堪任者若高於昂當用之不然方用昂洎僉議亦以昂

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决有難决者必名賢

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中召

賢嘆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

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

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之則恱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

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上曰今後彼欲用

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
怨惟陛下明見自以為不可廢幾漸能革之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意
欲寛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
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
存心不過如此上遂決即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
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
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上召賢曰今可送去

勑軍衛有司供結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没尚有庶母姐婢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徒多濫洎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數萬上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

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為左右所沮也一日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上遂決乃命行人賫勑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

儒者輔導之宜授宫僚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上曰與之左賢
曰若見畀可召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上曰然仍以文
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上許之次日見上發
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
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
次日既見引至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
受官職初不對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

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
接見一人雖閙犬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髙世之
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皇上厚意以天書幣
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延至
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痰作二日洎入
見皇上之時幸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病衰朽之人
實不堪供職上曰宫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宫僚為重上曰宫僚亦衆不專勞

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裏羊酒柴
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
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
以勑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
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
無不承權輿之意令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
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
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

以答朝廷至意間日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授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凉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禄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賔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為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禄宦達者覩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者此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右脚指下為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致發腫五月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上即問之左右以疾對即遣太監裴當賫羊酒來視疾六月一日復遣當同太監安寧賫銀五十兩來視又命太醫劉禮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遣玉來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參定七日趨朝入謝上甚悦且云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處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兩

月不敢具本再辭求賢舍訴衷曲乞回賢謂若肯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晩天涼講學凡有輔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説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開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或忘况此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暇令與弼從新講説發明則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

當有功於聖治不淺矣又況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决意乞回又恐上意見譴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與為善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勑書令有司供月粮食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實帝王盛德之事曠世

稀有於是與駉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

謝恩而去

古穰集卷二十五

古穰集卷二十六

明 李賢 撰

天順日録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為不能驅遣甞於静中屏其人告賢曰為之柰何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覽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上以為然且曰

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

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奏章暇則聽内政至晚而休若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令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令陛下敬天敬祖宗孝母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

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乞來朝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右亟欲成之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土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上曰彼皆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任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賢曰幸甚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

於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紀極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叅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上曰已發柰何賢曰雖發未

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上曰然即名兵部已之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勳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祖訓以為不可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為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出入賢頓首曰聖慮極是

上一日言宦官蔣晃雖曾效勞其實譊亂小人朕初復

位時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覓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絶之賢曰讒説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絶之最是

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其

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兎雉而獻之内臣以為獵所獲者遣人領進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

冬十月間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下情之弊時往往差錦衣官校出外提抄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無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達此情上初不忤且

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左右貴近所屬因而譖毁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上聽之從而見疏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巳而左右傳説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前葢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隙排謗時刑部尚書缺人巳取山東布政陸瑜即乘此

駕說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為瑜至必不用又謂石總兵已達於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為尚書羣小愕然衆毀方息上初雖聽譖愬言錦衣之弊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過於賢所言者名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斂不敢縱意求索人或為賢危之曰先生招怨如此柰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邊外搶掠不敢出兵監察

御史劉濬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上怒其所言且曰與敵對壘安能不損使將校聞此言豈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是舍其非不宜見譴上乃止終不以為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曰如某御史多言便以為當謫濬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悟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邊無功取還既至上名賢曰溥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

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凉之人既被敵人搶掠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冬十一月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上顧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正旦慶成一歳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

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
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上皇復位時武
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為少
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説以激
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為功殺王文于謙
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軏封太平侯乃
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

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强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頑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

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宪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令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

以黙相之社稷綿遠端兆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上名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讎告害由是肅然不犯上名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即勑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翺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

衆輿論懽然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晅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欲任以戶部尚書上問賢以為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未見其人及銓至京命賢觀之貌不稱名乃别求之賢以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為然不意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賢以為實然一日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

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恱者遂名富為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內府庫官奏金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勑戶部議欲以蘇松嘉歲折粮銀折金五萬兩上召賢謂曰國家錢粮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乏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

家人冐報者亦二十餘人具奏辭免上名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革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冐陞者庶全恩義上曰然但此事若白於太后必盡革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幸甚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覧或有毫末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上知

其無私委任益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名問其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官惟一二耆舊特加重焉自餘雖一時寵眷至優一旦有失即置於法畧不假借用是不敢肆然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

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粮者賢曰不可戸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上召賢謂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

旨意乃勑諭百官令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竦息交通之弊遂止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兩存上曰然即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

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擾攘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成者舊依然在職豈有毀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

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

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景泰時不孝於親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朝廷之上怨恨憂鬱之氣充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於上氣乖於下一年甚於一年自天順初上復位之後敬天尊祖孝親睦族

宮室之中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歲時調和年穀屢豐海内之民無饑寒流離之苦由是觀之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天下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之言信不誣矣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之罪反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知其為人

清正但為亭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
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名用意賢竊慮彼時
臺憲本無罪被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朝政之失幸
而召用以見朝廷悟亨之非所係不小未幾因禮部缺
人名至京師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
優閑可也初軒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家後
每念輗之為人亦不易得賢因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
一日南京總督粮儲缺人理之論及往日能理此事者

莫如輗遂名為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閑而遽亡邪尋以左都御史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辯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辯

其枉者可也

古穰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穰集卷二十七

明 李賢 撰

天順日録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没時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召問畢從容言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多不能存活上曰為之奈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上曰

如何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粮草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旨意與户部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廵撫廵按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天下奏水災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愆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

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朝廷不從乃已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怨考官有鼓其説者謂

賢有弟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

宜正其罪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

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

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

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

於部前以示衆群議方息不然欲訐考官者尤衆賢謂

此舉子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為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恥此舉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愧矣

四年秋八月敵帥博囉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敵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上初謂此敵窮乏

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如此乃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敵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説可行於是遣都督顔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敵既有可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上意初不欲雖勉强而從終不悦後見

此敵復來始以為然人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疎遠不可顧也

四年秋上召賢與王翺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為兵部侍郎其廵撫湖廣亦暫設耳上以為然翺曰南京户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上亦以為然諒至適户部亦缺人因上召言及諒賢以為揩正缺而他轉班序反

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户部上以為然命下輿論亦愜翺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京府尹陞此職錢穀之事久經心矣賢非一時自定蓋亦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上名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説甚至書中所載不詳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

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況尚書王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翱訪其人得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於文華殿具奏上喜以為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

因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禎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軏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賢與翺曰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下之戸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上召賢曰大理寺是審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為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辨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吏部尚書王翺議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於文華殿上曰得

其人矣乎賢與翺以實對遂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虚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若旨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理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於是名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恱一日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天順五年四月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粮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闕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令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户部議一日上召賢同吏户兵尚書議此事上曰爾户部奏來朝廷復令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宜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廢上曰此時恐難行賢

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劵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

年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陜西凉州莊浪一帶敵勢驍悍圍困城堡日久不退及遣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又被敵兵截路殺退敵勢益大過河搶掠羊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勦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昻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為總兵官京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與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翺及馬昻四人言於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況又起兵宜寛恤以蘇民困上有

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監牛玉亦聞下情如此力贊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苦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土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　天順初名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貨無

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輙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陜西禦敵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乗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韋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内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行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

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搶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為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

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
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翺處
借紙筆寫成予拉翺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
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翺
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
者一人馳馬尋予翺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襲而
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
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

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寛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横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惟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

占民田謂賢與徐有禎主使被其誣害言官方欲劾其不法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禎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御史耿九疇等置於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於法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賢因言於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處臣下不肯進言有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奬之賞勞之陞用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肯

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徳之虧欠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於國家之事於巳無益也不但無益於巳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於此故惓惓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巳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為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絶嗣而不悟也上曰此事吉祥石亨張軏楊善實塞之今宜速開可於詔書内列之賢曰此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於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賢曰宜令六部共舉既而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上曰此人曽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曽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爲如此誠不可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賔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上名王翺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上勑吏部曰學士李賢為賊所傷乃能力疾恭事忠勤可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勑奉行賢即具本辭免上曰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明日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望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兼美秩不思所幹之事稱否若能盡職

務雖不兼官亦有光不然雖兼十官亦非美秖取士林之譏誚也且景泰間任其自擇好官兼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十員名爵之濫至於如此不三數年革之一空能免誅譴以禮去官者兩三人耳韓子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士大夫宜以此為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上名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

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

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内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上曰然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閒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王好玩味況聖質聰悟一見

便曉最有益也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陛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民叛亂已勑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官統兵頡頏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滞以致事多耽悮未便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名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

賢曰臣聞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上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内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暖耳稍用雙目即熱賢曰陛下聖質所禀堅厚如此葢由體稟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禄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户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

欲繼翶為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奬勵士卒滅賊成功如

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陜西管粮通政司參議尹旻奏敵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予謂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敵兵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陜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趂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寛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粮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

明年益乏粮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為允當上以為疑意謂外敵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與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静鞭罷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

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即名
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禮部尚書不自
求退朝廷難於遣逐賢曰誠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
臣之義上曰若户部侍郎張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
成人此職亦宜賢即報瑁疏乞致仕瑁速上陳上見瑁
疏意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
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翺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淳誠
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睿可不動也上復令玉傳

旨眷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户部尚書仍管粮儲已而
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喜眷之當陞若非先報瑁亦不
知上意不悅必不求退上怒未可測及上疏求退而上
意遂解士林且以瑁能見幾而作無貪位慕禄之心聲
價倍增於前日葢亦不虞之譽也

古穰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穰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古穰集卷二十八

明 李賢 撰

雜録

學者於聖賢之道貴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要之講明者亦粗通文義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難矣哉

宋朝理學最優於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倡起

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為務觀其於諸先正書問往來論辯不已若渠不留心寧有此令則借為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於聖賢立身行已法度茫不在意視理學不知為何物也可勝嘆哉

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令則革之盖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

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意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吳草廬得弟子如虞伯生而不能傳其道其究安在非草廬不悉其傳也意伯生初遊其門已無求道之志不過欲正其文詞而已不然以伯生之質果能刮去詞章之習一力從事道學豈不得哉顧乃躭於詞章覯其作詩不下萬餘首宜不及於道學也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盖其

天資美處甚嘗欲從遊以官鞅弗果斯人疏於處世直道見黜巳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於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文廟巳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脩省改過以

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竊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哀戚之情甚略

當道者宜用人之長今有以謀畧薦者見其人以勢位臨之畧而不接曰予既知之矣則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予謂如此為國家計固踈矣其自為計亦未為得也何則古之宰相惟不自用而各盡人之所長已而事就成功宰相獨收其名向也所長之人不預

爲唐之房杜是已今慮不及此必謂天下之人無踰於已者嗚呼何見之晚也昔者周公之聖天下之士豈復有過之及之者觀其吐哺握髮之心葢周公未嘗自以為能必謂天下之士高於已者多矣今無周公之聖而謂天下之士無踰於已者可發一嘆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葢亦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

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為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户部郎中改通政司參議不以為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

而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高於才也

士在學時坐誦書史有志聖賢之道者甚衆且曰窮經將以致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做事業當如此立身行已一旦出身而授之以職惑亂於利害隨時上下任其天資而行之無復留心於向日所窮之經不知為何

物也

户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韈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韈甚急左右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搥若此平生緫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汙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汙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汙精微文

書懐中出之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

吏大感免冠謝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

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正統初有

詔凡事白於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

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

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

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

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世然後專初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蟲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淫御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惟佐正

色立朝元勲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淫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為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勑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

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鑽剔指甲失墜於地怒其鑽不得已而啟座自拾鑽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鑽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覿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器量亦自寛容若有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

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絶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厲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晩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頼於獄中之功益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

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刋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胡儼為知人後胡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免仁宣以来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

是職者皆莫能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濶老儒因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臯陶為

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文

廟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賔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仁廟居東宮時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廟遂怒謂離間骨月縉由此二諫得罪洎宣廟初漢府果發交阯亦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可久官

淵年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而去於今果驗葢知者嘗見於未然茂弘有焉為人恬淡少許可與人不茍合疾惡之心勝以故未至卿佐區區獨加敬焉為序以贈其去至今不忘也

福建參政宋彰交阯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貧不堪者甚為所逼於是鄧茂七聚衆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

撲滅人心易揺如此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於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陜西二處山崩壓没人家數十户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黄河改往東流於海淹没人家千餘户又振宅新起於内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

可過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北敵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巳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敵勢叵測駕不可出白於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

懐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畧陣明日當過鷄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於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方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敵亦開避待我深

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敵追至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無謀冒入鷂兒嶺北敵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敵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敵復

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鬬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敵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敵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敵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敵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為文廟功臣平交阯回進爵為公位羣臣上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宣廟得此早

覺而易於撲滅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虚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禄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為重四裔莫不知名自餘勲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振專權視勲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衰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没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笑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老泉論漢高帝命平勃斬噲一事謂帝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但欲除呂氏之黨亦未必然戚夫人寵冠後宫又生子如意豈尋常比邪雖以呂氏結髮之妻亦由此見疎以太子正名東宫尚欲易之夫帝之寵愛戚氏如意如虎之乳子犯之者立見虀粉今乃聞噲黨於呂氏欲俟其宴駕盡誅戚氏如意之屬宜乎發怒而立欲斬噲當時若聞呂氏太子有此謀恐亦不能保也況樊噲乎帝崩戚氏母子竟遭呂氏之毒吾知高帝之目不

能瞑於地下矣

正統十四年春北敵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敵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敵將額森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敵勢猛鋭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鬬志人馬饑困敵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乘輿覊於敵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

不寧賴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太上皇人心始安然上皇在敵音問不通者一載餘矣有自敵營脫回者方知無恙敵亦遣使來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上皇在敵庭食君之禄者於心安乎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敵將額森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擄於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

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曽操習被爾敵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之幸而得勝未見為福今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敵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来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鷄子大石

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濶著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的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上擦此毒藥一著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的人試驗箭去著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令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蹍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毒藥排於四層後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曽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

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鋭可惜無用了敵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敵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額森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

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著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著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

畨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
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
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額森曰者彼語云者然辭
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
鍋賣絹二闕

古穰集卷二十八

古穰集卷二十九

明 李賢 撰

雜録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諌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洎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名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

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捽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

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狀順猶回護當䦨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捽之亂毆至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没其産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倜儻豪邁不羣嘗為河南布政臨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部不刻

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但為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繫於京後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又以罪解部猶報怨决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卿材大夫之流也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然則人豈有無知覺邪人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

人為最靈其所能者非物之比然物之所能者人亦不能為如蜘蛛吐絲結網人豈能為其為網也布置不紊今日拂去明日又成其速如此且以兩樹並列枝幹參差亦能高牽於兩樹梢端而結網於中間甚可怪也以此推之物物皆有能

山川之生俱有理予嘗遍歷蜀川登高而望萬山雜亂誠不可辯若沿川而行亦如樹之枝幹然各有條理以此溪澗之水未嘗有壅阻而不流者且岷江自岷而出

以至於海數千里之遠若非山川自有條理豈能通達大禹疏鑿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去其兩傍石之阻者予嘗經過三峽見兩山壁立萬仞而中則通焉此造化之妙有非人力所能為也且衆水之流俱來附合初無蔽障而不附者以此見得有理存焉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抵以心到為要心茍到矣眼口未有不到者若眼口到而心不到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予嘗讀書心忽思念

他事眼雖看書口雖念書只茫然過去却收心復省如未嘗見者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即此可驗

過則相規善則相勉惟朋友能然今之交友盡此道者絶少士習所以卑陋也且人之不幸莫大乎不聞過若如子路聞過而喜人猶肯告若惡聞者如諱疾忌醫人誰肯告而况在高位者乎

都御史洪英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為文選主事辭藻新

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未曽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洎往浙江考察官貟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笑於謠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參政布政侍郎俱纔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亷稱出廵惟蔬食而已

蜀人呼為王青菜在山東有恵及民名拜地官輿論懽
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過少變於前未幾以失
因左遷其學甚博為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
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
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
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攜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
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

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為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詠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陳鎰為人忠厚端謹為都御史鎮陜西民頼以安者十餘年見其美鬚髯呼為鬍子爺爺每還朝必遮道送之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得雨饑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恕流為私恩同列少

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為長者以疾致仕識者羨之

學者先要去一矜字能去者百無二三大抵天資美者自然謙下不自誇大不然鮮有不矜者靜觀接談者必言已所行事如何往往言其所行之美事而過惡之事則不肯言與古之君子善則稱人過則稱已者異矣

物我無間之心學者誠不能存亦嘗體驗自已每有家人買物買之多者則喜或有虧者則怒是知有已而不

知有人也雖欲勉強平心云不要虧人未嘗嫌其多也此等克己工夫誠欠若更不勇力行之望入聖賢之域難矣

嘗於靜時體驗自已所思偏要思在富貴利達上去情意樂然有時覺得所思是人欲轉思向道德上去終是勉強以此覺得遏人欲存天理之功甚難且所思不正便能知之即奮然欲止之只在心上驅遣不去急引正道思之亦不能奪以此覺得素無存養之功大抵中人

以下之資皆如是也

古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惜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為一者也奈何今之事

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為者稍涉於害即止而不為自以為得計或有不宜為者有利存焉則勇於必為由無四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霸州守張需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於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

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為有神助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由墮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益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内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筈之領牧者譖於宦官王振捕

之下獄棰楚幾至於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陜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謀於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

遺詒於人矣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
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
愈高台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於土木士
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
予榜狀元曹鼐為人疏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繁
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
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
之自東楊没後議大事多决於鼐明敏之才頗相類焉

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没於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曽棨明日廷對棨策最詳殆及萬言遂為狀元至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於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為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

庠霍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詳說太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於世

襄城伯李隆丰資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於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

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欵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半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粮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只待舊衣之乾後為御史

獨振氷蘗之聲用當道者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洎輗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間於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廩米時值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減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

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粮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為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真烏中之孤鳳也

處士吳夢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

還鄉畢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另舟赴京
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夢往謁
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
拜禮令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
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
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
一介不以取於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
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撫

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既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粮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竒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詠物適興胷襟高邁凡經史子集天文兵法隂陽易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笑其迂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

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偉温州人魁梧端重為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

酬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頼闔省上

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或貪而

懦或矜而昧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偉

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遷運使於河東清操

甚著多所建明創立學宫得師儒擇其屬户子弟之秀

者教之繼登科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垂白在堂

屢乞致仕兼以輭疾兩足不能行朝廷亦不釋終於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自比而物形莫逭妍醜自分亦必詢訪於前方能如此自謂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決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於寛況世無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

以此觀之當權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於心而情不能無慍也第子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觀冥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何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為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折衝禦侮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

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樸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不止於為勇將而已威振邊庭西羌北敵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偉絫之名將抑其次也

户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粮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服一出境邊

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遘怨相訟卒白其枉惜乎位止於斯以老疾致仕葢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歴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外敵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刼營敵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敵

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邊或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道取之洎正統十四年敵將額森大舉入邊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𡧍將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及敵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為急所存可知矣後至京師適邊烽告警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敵鋒尋

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

户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中奏對宏亮擢户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意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於閣下先生後卒於土默特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户部侍郎焦宏初父為萍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為恨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學求科目出身為汝父增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人榮之宏為御史出色見重於閣老薦副臬司尋遷方伯江西人畏而愛之及在户部聲名益著為人爽愷變通和氣溢於接談之際尤篤厚於鄉人寛亦繼為御史宏子鈍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地閥閲

無出其右也

先儒謂心有主則實外患不能入心有主則虚外邪不能入又謂有主於中謂實外邪不入謂虚若以愚見有主則實外邪不能入有主則虚不可言外邪不能入且凡物安有虚而不能入者如人之身體虚弱者邪氣便能侵入蓋有主則虚以虚明而言於物無不照耳若伊川之意謂心體虚明主敬而言方可説外邪不能入也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煑白

金或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文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内廷為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闕

古穰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穰集卷三十

明 李賢 撰

雜錄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戸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棊曰臣不會著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不樂居

數日勑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戸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脩天下可肥矣初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

文貞於本朝為巨擘側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

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彦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胡闕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在鄉猶倚當道友聲勢自尊宦其地者避之不較其於詩文有作即刊況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

脩輩俱在朝惟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為贊繫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於魏徵若留於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廵者見其暴横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曰某人説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毁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

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況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黜為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彊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来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説張曰臣有一言説畢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許

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强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来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文廟即命草詔乃舉聲大哭曰將何為辭勑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

不可草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業於宋景濂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

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冠首任恩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冦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擾攘軍民罷敝始不可言復窮其所冦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予在驗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名西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無他即是求知既而以事相關入閣問知其名因話良久未幾孔目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嘆曰我不識此人冀予一見竟不往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為異端同類有掛其象者即斥其非以為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

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佐墓誌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一求於東楊即納而為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為墓碑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

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為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茍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於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予因思唐之張說愛姚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為稱許之辭於碑蓋有愧於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来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

礙也每秋勑文武大臣赴内臺審録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脩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

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来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畢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蹇滞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

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禀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勑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薦吏部尚書郭璡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勑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

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有以獎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二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

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然待諸生少恩病者必以為詐務出而驗之因而亡者亦不恤也以故諸生一登仕途必遠之遇諸途若不識也徒悵恨而莫能自省對容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静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卻之好事者為之立卻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

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名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奈何攻之者衆目為奸邪暴其情狀終於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為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羡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

踣而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爵禄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憚之不敢犯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内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闕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歟是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説他平生為

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閒之雖恚强為笑容而已

吏部侍郎洪璵接人踈慢好褒貶人以才學自負大言不慙自矜其高初為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學士大言其設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為侍講與經筵洎吏部侍郎缺力薦璵衆知不可莫敢抗既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没遂鬱鬱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為戒也

戸部尚書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廵按廣東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陜西臬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叅軍務往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戸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為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數求精務充國課商貨徵矣民或困獘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接下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

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税粮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虚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振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虚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見

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叅政鐵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名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叅政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

而出戰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詈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已平氏有愧焉

張太后崩王振始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勑羣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爪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捽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

曰死訴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
䰟附順子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懼
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憸邪小人首開趨附之
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某
物相送振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
致禮者為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
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

方面俱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堤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於此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羡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驗封主事人以為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為之先容者

已而察知出於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璡侍郎鄭誠命予作詩以嘉禾為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如也既又查在户部觀政訪予平日為人如何予不知也命下之日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與富貴氣象之人並處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持彼亦不敢慢焉文選郎中吳敬自重自高闔部官僚莫敢與之抗禮而效勤諂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諂不慢久之反重予為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凡百

專取利予見其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已源恣氣乗之予處之安然已而勢去却相親厚予亦處之如常予每自謂未必於己無益也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動心忍性之意且因此以予為好學而有手不失卷之稱正孟子所謂不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竒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

畿景泰初遂罷此例仍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於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方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恥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論

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於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於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别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遂轉兵部遷文曜於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憸邪頼于謙

力保存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謫當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文曜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旣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以為無用腐儒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老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愛每經筵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數盃及文曜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如何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

予曰觀其意亦實譏曰果有實意病卧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卧必不肯為後漸聞其所譖之言方知譏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曜亦有代為之意譏蓋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内閣翰林黄諫即來見予曰恭喜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凖問王嘉祐外議如何對云丈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凖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

天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君臣寧若魚之有水乎準深服之以為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為内相時事如此入閣何為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因上欲將通志重修須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闔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

林於是為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宫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宫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宫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覲奏辭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

之意遂篤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賫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請南城請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篤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拿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勑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為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

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請易太子乃會文武羣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

榮辛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正本十策且乞留中朝夕省覽少助身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侃因災異上言近日李某所言有關聖躬略不省覽無恐懼修德之實災異疊見殆由於此覽此奏却將予奏疏取入謄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楊寧見之嘆息一日見予曰吾讀

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乃逐條為前件以為當留意行之本部尚書何文淵聞之求稿一看曰忠鯁之言也少保于謙見之曰人所難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曰聞其題目知為至論矣後須君鑒於羣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最切要者乞體而行之景泰覽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為中官王誠曰欲上學此數君耳乃頒之但流於荒淫不復介意

士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貞素行持公者少

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貞遂改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意遂以有貞為改常從而媒孽其短者甚衆向使素持公道豈有此乎

古穰集卷三十